

跟着古诗词
游义乌

云山窈兮风微，山径缭兮云依

穿过何里隧道向右一转，临近何斯路村的一道静谧山坳便映入了眼帘，环绕在山坳的层峦叠嶂即五云山所在。见一道潺潺清流自山坳而出，沿溪而下——这，便是五云溪了。五云溪汇入隧道旁的梅溪，最终流入长堰水库。

溯五云溪而行，向山坳深处走去，一湾狭长的山塘如明镜般铺展于眼前，当地人唤此为“五云寺塘”，虽也有人称之为五云山水库，但其水面却并不宽广。这里，正是五云溪的源头，四周五云山麓的雨水汇聚于此，天光云影，终日在此静静徘徊。

五云山兼得山水之深秀和人文之厚实。据《崇祯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五云山，在县西四十里，高广莫知其数，唐时有五色云弥漫其峰，轮廓（指高大壮观的形态）如盖，故名。”又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（在五云山）山口桥头村前有系马石，上有手捻（同‘捏’）痕，相传昔有神人系马于此，居民至今节序祀之。又上有智忍岩，下有邑人宋徐侨墓。五云溪之源出焉。”

邑人徐侨写有《五云山歌行》诗一首，深赞此处山水的得天独厚。其诗云：“云山窈兮风微，山径缭兮云依。兰馨兮晨晓，松醪（树木向下弯曲）兮夕晖。有禽消摇（通‘逍遙’）其间兮不去，飞逸（通‘俯’）啄兮蔌（野菜）薇（野豌豆）。昂吟兮绿筠（绿竹）枝，春与鼯（像松鼠的鼯鼠）腾兮秋莺与啼。希鸾鸽兮志亦几，绝樊弋（挣脱罗网箭矢）兮随所栖。空碧临临兮山四围，泉咽咽兮流以时。宁易地兮频若箕，与世相忘兮幽人期。山虽高兮步坦夷，云虽深兮光陆离。胸洞洞兮陶然以怡，祈天命兮安厥宜（‘其’的意思）宜。”

这是一首山水田园诗作。诗人以“窈”“缭”“微”“依”等词，勾勒了五云山山径盘桓、云霭缥缈的立体画卷，又用“兰馨”“松醪”“绿筠”“禽鸟逍遙”等意象，隐喻诗人高洁绝俗的人格追求、独立不移的精神境界以及与自然合一的隐逸之志。“兰”与“松”，一柔一刚，隐喻其内在的芬芳品德与外在的坚贞风骨；逍遙的禽鸟、鼯鼠、黄莺，共同组成了一幅万物和谐、各得其所的生命图景。你看，禽鸟逍遙，拥有自由的灵魂，象征摆脱官场罗网后的身心解放，“绿筠”中空有节，象征谦虚而有气节、刚直不阿的品格。所有这些意象，最终指向“胸洞洞兮陶然以怡”：一种内心通透、物我两忘、陶然自得的至高精神愉悦。他不再需要向外寻求认可，只需“祈天命兮安厥宜”——安守这与自身品格完美契合的隐居生活。

诗中的“频若箕”，源于上古时期隐士许由、巢父的隐逸故事。“频”，借指“颍水”，发源于河南，是淮河最大的支流，“颍州”等地名都源于它，故“频”常被用来指代“颍水”流域或与其相关的地理概念。“箕”，指巢父牵牛饮水的“箕山”。相传，尧帝想将天下让给许由，许由听后觉得玷污了耳朵，便到颍水边清洗，巢父正好牵着牛来到河边饮水，问明原因后，认为许由洗耳的水会污染牛嘴，便牵着牛到颍水的上游去饮水。许由、巢父等隐士常与“颍水”“箕山”并称，成为隐逸文化的象征。而在古代，“频”又常与动荡、迁徙、不安联系在一起。因此，此句可理解为：我岂能轻易地改变居所，像那些在颍水、箕山之间（为名利）奔走的人一样呢？意即：连颍水、箕山那样的著名隐逸之地，我都不想去奔走了，我只愿安于眼前的五云山啊。

全诗采用了骚体句式，既描绘了五云山幽静风光与禽鸟自在栖息的景象，又通过借景抒怀，表达了淡泊名利、归隐自然的志趣。诗人写道：深邃幽静的五云山啊微风轻拂，山间小径曲折啊云絮依偎。兰草吐露芬芳啊沐浴晨光，松枝弯曲低垂啊映照着夕阳余晖。有鸟儿自在盘旋啊流连不去，飞



掠俯身啄食着野菜野薇。昂首鸣唱着啊在那翠竹枝头，春日与飞鼠共舞啊秋日与黄莺同啼。向往鸾凤鸿啊志向也曾高远，挣脱罗网箭矢啊随处栖息。湛蓝天空笼罩啊群峰环抱，山泉潺潺低吟啊应季长流。岂愿迁居他所啊如簸箕般移船漂泊生活？忘却尘世纷扰啊与隐者心期。山虽高峻啊步履却平坦从容，云虽深邃啊霞光却绚烂陆离。心胸豁达通透啊陶然自得，祈愿顺承天命啊安守这适宜的归宿。

辞官返乡，隐居云山

徐侨（1160年—1237年），南宋著名政治家、理学家、诗人。据《万历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徐侨，字崇甫，其先诸暨人，有祖官吴越为常侍，始迁于义乌之龙陂。从学于吕祖谦门人叶邦，登淳熙十四年（1187年）进士第，调上饶主簿。始受业朱熹之门，称其明白刚直，命以毅名斋。历绍兴、南康司法，皆以忧去。嘉定七年（1214年），由严州推官考满，差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，除国子录。召试馆职，除秘书省正字，迁校书郎。请外，知和州（今安徽马鞍山市和县），徙知安庆府。嘉定十一年（1218年），除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监事。”

徐侨在官场以刚直、博学著称。嘉定十三年（1220年），徐侨因奏章坦陈官场陋习，遭权臣史弥远弹劾辞官归故里。“上书极言朝廷时政，请诏大臣‘以正己之道正人，忧家之虑忧国’，庶几致安于已危，迓（迎接）治于将乱。丞相史弥远怒，令言者劾罢之。”

回义乌后，徐侨先借住五云山五云寺僧舍，悠游山林，寂居闲处，《五云山歌行》一诗，当为这一时期的诗作。后徙邑南蒲城（今赤岸），在东岩下筑室数间，名“东岩书舍”，供慕名前来求教之人肄习住宿。他在“东岩书舍”讲学十余年，著作颇丰。所著有《读易记》三卷，《读诗记》一卷，《杂说》一卷，文集若干卷。今仅存《毅斋别录》一卷。

宋绍定六年（1233年），史弥远去世，理宗开始亲政。于是，“与诸贤俱被召”，徐侨“除直宝谟阁、江东提刑，寻除秘书少监，改太常少卿，屡辞。逾年（指端平元年、公元1234年），始入枢，手疏数千言，皆感愤剀切（切中事理）……除兼侍讲，寻兼权国子祭酒……升集英殿修撰、提举佑神观兼侍读，侨奏领祠劝读，乃体貌重臣之殊礼，力辞不敢当，遂以宝谟阁待制奉祠。”

徐侨择五云山隐居，不仅因此处风光秀丽，还另有隐情。据传，在徐侨辞官返乡后，其政敌曾派杀手紧随追杀，喜欢游山玩水的徐侨就直奔五云寺躲难（一说徐侨的姑姑生活在何斯路村）。当杀手追至五云寺附近时，上空突然乌云密布，并把五云寺团团围住。杀手望而却步，由此让徐侨躲过一劫。徐侨非常感激这块土地，认为五云寺是他的“福地”，适宜在此安身立命。他还对寺庙住持说，在他百年之后，要自己葬于这神奇的土地上。

嘉熙元年（1237年）十一月，徐侨病逝于家中，享年七十八，最终墓葬于五云山南麓。讣闻于朝，帝为之恸，下旨妥办后事，谥号“文清”。从此百姓皆尊称徐侨为“徐文清公”。在今五云山下的五云寺南侧一小山坡上，犹可见徐侨之墓址，墓址上已长满半人高的杂树杂草。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徐文清公侨墓，县西智者乡，五云山智度寺后。”

以诗会友，琴瑟和鸣

诗以言志，歌以咏怀。徐侨之诗风沉稳而富有内涵，成为南宋诗坛上的一股清流。这既是他具有深厚文学造诣的体现，也是他对生活的独特感悟。在解印辞职居家十余年间，他热心传播理学，以博学、刚直、显达而煊赫于世。在游历五云山间，他将苍翠云山、兰芳鸟鸣之景融入了诗作。

除了《五云山歌行》，徐侨在隐居五云山时还作有《次陈和仲惠云山歌韵》一诗。其诗云：“幽人寻坦道，为言柔履刚。所利在艰正，未取马逐良。云山坐深窈，无人兰自芳。青青松与竹，障暑拒霜雪。人迹所罕到，寰为烟云乡。老我志寥落，发苍而视茫。怀哉此丘壑，闲踪寄儻佯。人事辄往复，世虑忘喧涼。书数

种，琴一张，竹布充野服，筇杖替游缰。生来坦率得自遂，客至嘲诮庸何伤。非故逃名甘寂寞，攻（明刻本作‘政’）嫌助长病茫茫。君诗明澹起予意，留取伴我山中藏。”

这是一首和韵诗。“次……韵”，就是依照原诗的韵脚、用字次序来创作和诗。“惠”，意为赠予。诗题的意思就是依照陈和仲惠赠的《云山歌》之韵而作的诗。此诗延续了“五云山”的主题创作风格。徐侨在此诗中历数了幽居山林的生活，抒发了淡泊名利、崇尚自然的心境，并暗含对人生哲理的思考。

南宋间以“和仲”为字者较多，陈和仲是谁还有待考证，也有学者推测可能是邑人陈炳。陈炳，南宋乾道二年（1166年）进士，与徐侨生活年代相近，但“陈炳，字德先（古志作‘德光’），号岩堂”，“和仲”或可能是陈炳的表字，即他的另一号或另一称呼。

诗人写道：我这位山野之人，所探寻的人生之路，外表看似柔顺，内心却秉持着刚正不阿的原则。我所追求和受益的，是那种在艰难中坚守的正道，而不是像追逐良马那样去攀附世间的荣华富贵。在这幽深静谧的五云山中安坐，即便无人欣赏，兰花也依旧独自吐露芬芳。那四季常青的松树与翠竹，既能遮蔽酷暑，也能抵御风霜。这里人迹罕至，是烟云缭绕的仙境。如今迈的我，壮志已渐渐消退，头发花白，双眼也已昏花。幸好，我心中始终怀念着这片山水，可以将闲散的身心寄托，自由自在地漫步其中。人世间的事务来来往往，纷繁复杂，我已将这一切冷暖得失都置之度外。

诗中的“幽人”，指隐士，这里是诗人自喻，“马逐良”，比喻世人争名逐利的行径。“兰自芳”，暗用了《孔子家语》“芝兰生于深林，不以无人而不芳”的典故，喻君子高洁自持。“宣”，是实在、诚然的意思。“攘佯”，同“徜徉”，展现闲适自得之态。此诗在开篇，即点明了诗人的处世态度：通过对比“马逐良”与“柔履刚”，批判功利主义，强调内在修养的价值。同时，诗人又将松竹兰的意象与自己坚贞、淡泊的品格交织在一起，形成物我合一的意境。在此诗的下半部分，诗人列举了隐士生活的要素：诗书、古琴、竹布衣衫、筇竹手杖等。他还以《孟子》“助长”的典故，批判违背自然的浮躁心态。

诗人对此接着写道：在我身边只有几卷书、一张琴，穿的是竹布做的粗衣，手持竹杖代替了出游的马缰。我生性坦率，只求能随心所欲地生活；就算有客人来访，出言嘲笑，那对我又有什么损伤呢？我并非故意要逃避声名，甘于寂寞，只是厌恶那种“拔苗助长”的急切心态，那只会让人陷入迷茫。我的诗作如此清淡淡泊，深深地触动并启发了我，我要把它留下来，伴随我走在这山中隐居的日子。

诗人在诗尾点明了“和韵”主题：友人的诗作清明淡泊，启发了自己的心志，愿将其珍藏山中，作为精神伴侣。此外，徐侨还写过《近陈和仲访山间不值留诗今次韵招之》一诗：“寄迹云山澹澹心，旧盟得得荷君寻。偶缘他客追游屐，却使良朋误盍簪。政苦寒飚妨剥……”

该诗也是写给陈和仲的和诗，可见两人在平时的交往颇为频繁。可惜此乃残篇，后三句无法识别。诗中的“得得”，意为特地、不辞辛劳地。“盍簪”，指土人聚会，典出《周易·豫卦》爻辞“勿疑，朋盍簪”。其中“盍”意为聚合；“簪”引申为聚义。“寒飚”，指寒风。

此诗仅诗题的信息就很丰富。“访”，即拜访、探访的意思。“山间”，指诗人在五云山的居所。“不值”，指没有遇到（想见的人）。陈和仲虽然没见到人，但他并没有直接离开，而是留下了一首诗。既然陈和仲的举动是“留诗”，徐侨便以“次韵”来回应，这既是对朋友诗才的尊重，也体现了两人深厚的友谊和文学上的默契。“招”，即邀请、招引；“之”，这里指陈和仲。

该诗题的意思是：不久前，我的朋友陈和仲来山中拜访我，恰巧我不在家。他因没遇到我，就留下了一首诗。如今，我依照他原诗的韵脚和次序，创作了这首和诗，目的是再次邀请他前来一聚，以弥补上次“不值”的遗憾。由此，诗人在和诗中写道：我暂时寄居在五云山中，心境淡泊宁静。劳烦您还记得旧日的约定，不辞辛劳地特地来山中找我。不巧我陪同别的客



人出游去了，却让您这位好朋友白跑了一趟，由此错过了这次欢聚的机会。此刻，我正苦恼于这凛冽的寒风，阻碍了我们（围炉夜话、把酒言欢的雅兴呢）……

一次普通的访友不遇，通过“留诗”和“次韵”的互动，竟成了一件风雅之事。这生动地展现了徐侨与陈和仲之间以诗会友的精神境界，也洋溢着诗友间惺惺相惜、渴望相聚的真挚情谊。

五色云见，隐隐回环

五云山间原有一寺，曰“五云寺”，又称“智度教寺”。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智度教寺，县西四十里五云山，唐智忍禅师修行地。大顺二年（891年），僧彦休过此。里人建院，名卧云。吴越钱元懿为婺州刺史，建殿成，五色云见，因名五云。宋大中祥符间（1008年—1016年），赐额‘智度院’，后改寺。正德（1506年—1521年）僧如寿，有戒行（持戒严谨，品行高尚）。后景贵、明钟住持。”

由于史料中未见有关于智忍禅师的记载，故无从获知智度教寺的具体建成时间。在《康熙义乌县志》中还录有徐侨所吟的《题五云寺》一诗。其诗云：“黄云不似五云深，隐隐回环坐此林。峦阜重重遮入路，陇冈百里护来岑。单僧怜汝喧鱼板，漫叟便余玩鹤琴。茶罢策筇，以饮茶、扶杖的细节，勾勒出文人隐士的淡泊生活。

该诗以“五云”为眼，通过山寺景物的层层铺陈，构建出一个隔绝尘嚣的禅意空间。诗中的“黄云”，指的是寻常的云霞，暗喻俗世凡尘；“五云”，既指五云寺的寺名之源“五色祥云”，也象征佛寺的灵秀之境。“隐隐回环”，描绘了山峦与云气缭绕掩映之态。“峦阜”，意为山峦；“峦阜重重”，以山势之叠嶂描绘路径之幽僻。“陇冈百里”，以开阔笔触勾画山冈之绵延，犹如天然屏障护着该寺院。“喧鱼板”，写僧人敲击木鱼、诵经礼佛的日常。“漫叟”，这里是诗人自指。“玩鹤琴”，源于“梅妻鹤子”“琴书自娱”之典故。“茶罢策筇”，以饮茶、扶杖的细节，勾勒出文人隐士的淡泊生活。

该诗以“五云”为眼，通过山寺景物的层

人出游去了，却让您这位好朋友白跑了一趟，由此错过了这次欢聚的机会。此刻，我正苦恼于这凛冽的寒风，阻碍了我们（围炉夜话、把酒言欢的雅兴呢）……

一次普通的访友不遇，通过“留诗”和“次韵”的互动，竟成了一件风雅之事。这生动地展现了徐侨与陈和仲之间以诗会友的精神境界，也洋溢着诗友间惺惺相惜、渴望相聚的真挚情谊。

徐侨曾多次游历五云山，在五云寺逗留的时间较长，故有多篇诗作留存，《五云寺》与《五云山歌行》《次陈和仲惠云山歌韵》等诗篇，也成为徐侨吟咏五云山风光的系列组诗。在幽居五云山的日子里，徐侨还写下了《行行歌》《常自在歌》《莺兮歌》《燕兮歌》《樵夫行》等诸多文辞绚烂的诗作。

五云寺消失于什么年代？现年86岁的何斯路村何文华老人对五云寺至今留有较深的记忆。他说，五云寺到1953年前后才被毁。在原五云寺前有用木材建造的山门，两侧是石狮，还有鼓楼和钟楼。从下而上分三进，前为天王殿，有高大粗壮的柱子；中为高大而雄伟的大雄宝殿，佛像也很高大；后殿有法堂，有三圣殿等。五云寺在鼎盛时，据说曾住过三百多名和尚。

立于五云寺的废墟前，芳草萋萋，满目碧色。眼前的这片土地，又曾历经了多大的变迁啊？这里曾建有义乌规模最大的养猪场，后为保护梅溪清流而迁走；寺西废墟上，也曾机器轰鸣，办过小型家具厂，如今则一切重归于自然的宁静。转身离去时回望，不由感触良多，千载人事虽随风而逝，却并未真正湮灭，因为它们早已化作无声的养分，融入了五云山的肌理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石一景，无不承载着过往，丰富着当下的风景。这湖光山色，既是自然与历史共同沉淀的无形资产，也成为今人闲暇时优游其间、畅怀感古的胜地。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摄

